

(一)

每次回岛,父亲总会提醒我一句,得空了去看看杨老师。
 父亲读书不多,但是对“老师”尤为尊敬。从小到大,父亲嘴边总是挂着那么一句:儿子,咱以后当个老师多好!
 故而,“老师”这个称谓,是埋藏在我心底里的一颗难以言说的种子。
 研究生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乡镇公务员,父亲虽不多说,但不经意的眼神中总会流露出些许的遗憾。直到去年,我调到妻子任教的一所地方高校,从事行政工作,虽平时也被冠以“老师”的称呼,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位真正的“老师”。
 但父亲可没那么多讲究,但凡见到亲朋好友,总是咧起嘴笑着说:“儿子与儿媳都是当老师的,在大学当老师呢!”
 今年暑假刚回到家的当晚,父亲就特意叮嘱我:得空了去看看杨老师。可我一直拖着,将将快一个月,直到返校前一日,父亲又一次提起,我就回了一句:“那么多年了,也许杨老师都不记得我了。”
 “我记得,杨老师一直念叨你,我和你母亲碰见杨老师也有几回了,每次碰见,她都念叨你。”父亲说道。
 我淤滞了几秒,淡淡地回了父亲一句,“有机会,我会单独去看杨老师的。”

(二)

开学了,迎来的第一个节日便是“教师节”。其实,每年秋季开学总是如此。只不过,于我而言,这个被忽略整整五年的节日,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视野里,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我的恩师——杨晓芳老师。
 我至今尤清晰地记得,因菜园中学创新班

里的学生都是寄宿制的,当时父母拎着行李被褥,大包小包地带我到杨老师的办公室。
 杨老师问我:“你小升初考试,差嵎中多少分?”
 我低着头有些不甘地说道:“差1.5分!”
 “抬起头来,大小伙子,低着头干嘛,自信点,就差那么点分数,说明你底子还是不错的。到了一班就好好学,努力为父母争口气,三年后咱再上嵎中!”杨老师鼓励道。
 我抬起头,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那时的杨老师还很年轻,干练利落,眼里放射出来的光带着一股子锐气。
 当然,那一刻的对视,我读懂了她读懂了我的不甘。

(三)

班主任,是这世上最吃力不讨好的活,尤其面对的是半大不大、似懂非懂的学生。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初中,对很多学生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之后人生的选择和际遇都会因此而不同。
 初一初二时,我们不理解,杨老师为何总是布置那么多课后作业,让我们晚自习一刻都不敢停歇;
 我们不理解,杨老师为何总是一下雨就霸占体育课,然后突击性开展随堂测试,弄得我们措手不及;
 我们不理解,杨老师为何总是在别的老师课上,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教室后门的小窗里,直接掐灭了我们开小差的心思;
 我们不理解,杨老师为何总是坐镇自修课,每批一份作业或试卷,就叫一个学生上来认领,亲自指导错题,直到真正会了为止;
 我们不理解,杨老师为何总是早早便来巡视早自习,又总是等到我们十点寝室熄灯没有动静了,才回家休息;
 我们也不理解,杨老师为何总是在假期里

四中情缘

□范永海

低床。女生打过饭菜回宿舍吃,男生则三五成群蹲在地上或站着就开吃了。男生宿舍都是瓦房,高一时睡觉的床是用木板拼成的大通铺,草垫子(或小麦秸秆织的垫子)和被褥是学生各自从家中带来。教师宿舍楼也只有3幢两层小楼,其余的也是瓦房,但是每家都有一个小院子,也会看到偶有红色或黄色的美人蕉探出墙头争艳。
 课余时间,我曾和要好的同学到校园南边去仰视鄂城寺隋塔的沧桑,惊叹它的古老和保存得完好;也曾走到校园西边的张衡墓,数一数周边的松树,摸一摸墓前的石鼓、石羊,心里默默地说:原来1900多年前小时候数星星的孩子——天文学先驱就葬在这里;在张平子读书台旁边,我常看到一些学长在那里认真看书学习。
 在校学习期间,我遇到了许多老师,有教语文的吴传凯老师,教数学的郭庆功老师,教政治的曾栓、苏林海老师,教化学的郭松山、朱应蕊老师,教体育的刘建林老师……“陈金洋,Have a try,Don’t give up!”崔丽老师甜美的声音仿佛还在89(4)班教室里回响。“质点是一个理想化的物理模型,实际上并不存在”,穿着花格子衬衣的周宏德老师正给学生讲知识要点。“空间角的计算方法与技巧是一作、二证、三算”,李贞仓老师用三角尺指着黑板上的几何图娓娓道来。我结识了许多同学,关系要好的有不少,如魏中奇、郭新武、沙漫江等。我曾骑着自行车到小寨乡牛强家玩,帮助他家收玉米。和徐会坤一起到学校东边的白河里洗澡,到他家中做客。高一时的五一节,当时好像刚好有两天假期,第一天早上我们很早就起床,

一走访我们家庭,亲自跟家长反馈上学期的学习情况,耳提面命地交代我们每一个人暑期里着重补习提升的知识点,让我们在假期里也不敢有所放松。
 ……
 我们有千万个不理解,杨老师为何总是盯得我们那么紧,为何总是绷着一张脸,为何要将一道题反复讲解到全班无人敢错的地步,怎么可以做到不顾家而全身心地陪伴我们……
 就是因为无数个“不理解”,年少无知的我们在私底下给她取了一个“灭绝师太”的绰号。

(四)

初中三年,杨老师很少笑,不仅我们班的同学极害怕她,就连其他班听我们的描述,也都是望而生畏的。
 印象中,杨老师只跟我笑过两次,也许就是她的“笑”太难得了,故而记得是极为清晰的。
 那是初二的一次晚自习。科学老师进行当堂模拟考试。白天我就感觉不适了,此时题才做一半,便趴在桌上昏睡了过去。科学老师急忙从讲台上下来,一摸我的额头,说我发高烧了,立即叫同学去请杨老师。杨老师一来,便和科学老师一同扶着我赶赴县医院,等我做完检查开始输液,她又悄悄出去给我买刀削面。听到我跟科学老师念叨担心考试不及格,她不禁笑出了声,立即回了一句:“晚上这次考试,跟你科学老师商量了,就变成随堂作业。等你好了,再来一场,放心,考试你躲不过去的。”话音刚落,大伙都笑了。
 另一次是初三第一次全县模拟统考。对于这次考试,杨老师极为上心。这次考试还关系着学生是否能直接保送进市里的高中,重要性不言而喻。三天考试,杨老师很少出现,顶多就在晚自习时巡查一番,但也绝口不提模考的事,我知道她是不想给我们太大的压力。考试结束了,任课老师们开始分析试题对答案,当得知我英

语、科学准确率都是班里第一时,杨老师立马在课间找到我:“这次数学考试,最后一大题答案是多少?”我说了我最后得出的答案,杨老师手舞足蹈地笑了出来:“好,好!就是这个答案!差不多行了!”最后,统考成绩下来了,我意外考了全年级第一,数学就扣了1分。后来全县排名出来了,我冲入了前十。那一刻,激动的泪水一下子涌出了我的眼眶。杨老师后来单独将我叫到办公室,开心地说:“当年就差1.5分,三年过去了,你证明自己了。嵎中先不考虑了,去市里好的高中吧!”

(五)

时间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它不语,但会让你慢慢去读懂一个人,去理解一个人;它不刻意,但会让你渐渐回味起一个人的温暖,感恩一个人的默默付出。
 15年后的这个久违的“教师节”,我想到杨晓芳老师时,是一分害怕,两分愧疚,三分温暖,四分感恩。
 害怕是当年烙在骨子里的那份敬畏;愧疚是觉得自己不成才不成器;温暖是三年里老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关注帮扶;感恩是我这一生竟能如此幸运遇到这样一位“春蚕到死,蜡炬成灰”的为人师者。
 “一枚船舵,深扎海岛,只听风声,无关漂流。”这是浙江省第三届最美教师组委会给杨晓芳老师的颁奖词。作为学生,看到老师获此殊荣,发自内心的欢喜溢于言表,但看到老师领奖的视频照片时,她头上的那半片白发,却让我感慨伤感:杨老师,苍老了好多。
 1994年毕业后,杨晓芳老师便回到嵎泗教书,二十九年如一日,她就像扎根在礁石上的石艾草一样,任海风拍捶,却四季常青。
 亲爱的杨老师,教师节快乐!
 亲爱的杨老师,莫着急老,待千万桃李汇成蹊,桃李要言大杨最美兮!

回首沈一初

□朱清植

下班的路上,碰到几名初中生,从我身边跑过,他们追逐着,欢笑着,肆无忌惮洋溢着青春所馈赠的激情。熟悉却又陌生,熟悉的是那胸口的校牌,陌生的却是那校服,那再也回不去的学生时光。
 不同于高中的紧张,大学逐渐成熟,初中那三年是我整个学生时代最快乐的时光。而今我伫立在岁月的这头,回望那些被时光掩埋着的,尘封着的那三年,仿佛再一次看到了沈一初,看到了三班班,看到了嬉闹奔跑的少年。
 二十年前,稚嫩的我,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了沈一初报道,学校在沈家门食品厂路,离我家也就5分钟的步行距离。学校有南北两个校区,中间有短短的10米步行区。我初二那年,学校在南北校区之间造了一根步行天桥,从此成为了我们下课最喜欢的地方,在此放肆地嬉笑着,打闹着。
 记得初一的时候,班主任叫郑静,是一位个子高高的女士,带着一副黑款眼镜,手上总捧着一本教材,初二的时候调去了别的学校。再次相见已是十多年后,她在东港中学教书,也许是我比较海的缘故,毕业之后,很多老师总能准确地喊出我的名字,后来班主任换成了乐亚老师和孙小红老师。
 周善飞老师是初二教我们语文的,当时我的成绩并不好,但胜在课外书读得多,读小学的时候就已读完了《史记》等。那时少年作态,拿着微不足道的知识,缠着周老师谈天谈地谈人生,周老师对我的“烦人”特别包容,有好几次月考,她都拿着我的作文,在其他班级宣读,说是优秀例文,并且不止一次对同学说孙同学以后是当作家的料。那年对于我这个各科成绩平均的“差生”来说,得到一句老师的赞扬,可是极大的荣誉了。多年之后,我自己也没想到,当年周老师的一句鼓励,让文字成了我赖以谋生的工具。
 尤老师是我见过最为和善的老师,那年他留着标志的中分头,带着一副近视眼镜,像极了港台歌星。来学校的时候,那辆绵羊摩托车发动机引擎熄灭的声音总能让喧嚣的教室瞬间变得鸦雀无声。那时正年少,我们还总没大没小地称呼他为国哥,尤老师像个大哥哥一样总能和我们打成一片,悉心倾听我们的喜怒哀乐,任凭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拿他寻开心。
 多年之后,我再次回想,满是深深的愧疚,愧疚的是当年面对他们不知疲倦地悉心教导,一次又一次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当我托人带去在《普陀文艺》上刊登插图周善飞老师的文章时,她却早已退休,杳无音信。不久前碰到了尤老师,再次相见,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没有文字,没有音效,只有那一幕幕我的淘气浮在眼前。我本想对年少时犯下的淘气,向他说声抱歉,但碍于成年人所谓的体面,话到嘴边却戛然而止。是啊,大家都不再年少,大家都已老去。是啊,在那桃李芬芳的年月,我们厮扯着长大,对得起青春,唯独对不起的,只有当年老师的淳淳教诲和我那句迟到的抱歉。

时光荏苒,花开花谢,生活如歌。在微信群里看到母校(原河南省南阳县四中,后更名南阳市十一中)的消息后,不禁感慨青春的流失,感叹岁月的积淀。那段流金的岁月,那群熟悉的师生,那校园的一草一木,一切仿佛历历在目。
 1989年9月,15周岁的我考入了南阳县第四高中。报到那天,我骑自行车带着行李,多骑自行车带着一袋麦子。先到学校面粉厂交麦子,然后拿着开好的面票到政教处换主食票(用来买馍和面条),并买好一个星期的菜票,最后去办理入学报到手续。走出教导处,我看到了教师宿舍楼朝西的一面墙上贴着当年大学录取的光荣榜,大概有二三十人,有考取重庆建筑学院的,有考取洛阳理工学院的,还有考取南阳师专的,一条条信息就像磁石般吸引着我,心里便悄悄确立了要考取大学的目标。
 临走时,爹给我留3元钱零花钱。那时家境贫穷,姊妹四人都在读书,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高一个学期仅95元的学费,家里就拿不出了,我到大堂舅家借了30元才凑足。为了省钱,早上基本上吃从家里带来的咸菜,是外婆用辣椒丝、大头菜丝再拌点芝麻盐做的。中午、晚上只买一个蔬菜,付一角的菜票,带点肉的要一角五分钱或两角钱,一个星期只舍得买两三次。高二时,多做建材生意后,家里条件好起来了,每个星期可以多吃点荤菜了,零花钱也多了起来。
 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学校里只有一幢两层红砖教学楼,位置在校园的东北角,四个班,我高一高二两年都是在那幢楼内度过的。其余教室全都是瓦房,教导处办公室也是瓦房。女生有宿舍楼,记得大概是三层,里面应该有高

宝贝,你的人生不设限

□媛媛

她21个月大时,我们游玩的地方有一个卖小乌龟的摊位,她看着一只小乌龟挣扎着想爬出来那只塑料盒时,突然冒出了一句:“小乌龟没有爸爸,没有妈妈。”那一刻我感动,她都不太会说话,但表达的情感特别细腻。
 29个月大时,她自己在玩耍时不小心碰倒了东西,东西着地发出的声响把我们都吓了一跳,也包括她自己。几秒钟后女儿惊魂未定地说了句“吓死宝宝了”。我和她爹在一旁都笑趴了……当时,这可是句流行语呢。
 所以在幼儿园中班的一次才艺表演中让她朗诵了幼儿版《少年强则国强》;大班时也鼓励她参加幼儿园举办的CXTV小主播、小记者、小编辑的选拔赛,最终她还被选为CXTV的小记者呢。
 随着年龄增长,现在的她更是常常会语出惊人,或生动或犀利。
 一次给她买了嵎山枸杞的贻贝,她一闻便说:“哇!妈妈,我能从这贻贝上闻到大海的味道。”特别有诗意;去年底,我阳了,阳康后她对我说:“妈妈,你现在的脸就像只被放了气的气球。”
 现在的孩子都很“卷”,就连上幼儿园的孩子也是学这个学那个,集十八般武艺于一身。女儿有时候也会不甘落后地回来对我们说:

每个家庭,都对孩子有着不同的期待,都有不同的教育理念。
 我对女儿的教学理念是,教室里的学和去外面世界的识能有机结合。有时候,我真的想带着她、陪着她去行万里路。
 所以从小,我就尽量带着她外出游玩,鼓励她自由地表达。
 新冠疫情前,我们已带年幼的她玩了宁波的雅戈尔动物园、海洋乐园,让她初识了各类大型动物、海洋生物、濒危物种,不知她现在还能记得多少。
 某个4月的一天,我们从幼儿园请假,带她去摘草莓。因为她父亲的忙碌,整个3月休息日总无法碰在一起,无奈只能赶在草莓落季前带她去。一进草莓园,她快乐得像只小鸟,不一会儿就摘了满满两大篮子,尽管算下来的价格比零售贵多了,但这种自由采摘的乐趣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而且还体会到了跟读书不一样的快乐。我们一边摘,一边和草莓园老板聊天,他说曾有人去摘草莓时还自带梯子,以为草莓是长在树上的,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我感觉,女儿从小就很善于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